

新视界

# 控制与选择：简评萧星寒的创作

■ 韩 松

萧星寒是从一名普通的科幻读者成长起来的作家，本职工作是老师，写作并非专职。因此，很难想象他如此惊人的文字产量，以及能写出诸如《骰子已掷出》《弓形虫》这样高水准的科幻作品。

在萧星寒的近作中，我读到了当下现实的某些表征，但并不全是，要比那宽泛得多。究其原因，他是在创作中更加深入人的心理。在传染病灾难与行为控制等科幻设定下，人的思想严重扭曲，来自外界的黑暗竟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被坦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这是最可怕的。因此萧星寒的近作普遍具有极强的讽喻性。

《弓形虫》是一部关于高危传染性疾病的

中篇小说。弓形虫主要寄生在以猫为代表的

猫科动物体内，一旦感染人体，会突破并侵犯免疫系统。而变异后的弓形虫将控制人的思维，使人丧失对常识的判断，做出违背本意的行为，造成的危害越大，患者越快乐。面对批评，他们会激烈地反击。病人有捍卫自己领地的强烈欲望，甚至会胁迫决策者做出有失偏颇的判断，终致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方方面面面临大敌，严加防控，所幸躲过了灾难。但是，无法确定这是弓形虫隐匿还是人类努力抗击的结果。作者暗示，看似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可能只是暂时的。

在《骰子已掷出》中，萧星寒引入时下应用广泛的大数据理论，将故事背景设定为人类受到虚拟系统的全面控制，看似选择众多，实则反倒失去了选择自由的无奈与彷徨。无论是否

接受，事实已然如此——标题引用恺撒的经典名句，恰如其分地暗合了小说的深层思想，可谓点睛之笔。

萧星寒的科幻创作经过了由“技术流”到“文学性”的历程。看不见人与机器的战争，却越发引人深思。他的文字传达出一种寓言似的真实感，代入感强，亦真亦幻，读罢令人不寒而栗。这也是文学创作的本意。萧星寒善于把大量笔墨倾注到小人物身上，写他们的生存与话语，使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一群小人物在重大危机中，都做出了选择，却又没有选择——他们往往是善恶同体。

在这个科幻般的现实中，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料了，人类仿佛都被身外之物控制着。这时，我们该何去何从？小说也提示我们，科幻



应该往哪里去。如今我们选择了更多的科学技术，赞赏“硬核”；我们也更倾力于写得更加惊奇，让人读得更爽。但社会、思想、情感、人物，与之并不矛盾，并且无疑需要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才能助力中国科幻文学取得更大的突破。对此，作为小说创作者的萧星寒，是意识到并且正在践行的。

■ 关 注

## 一个孤独遐思者的漫步

■ 李广益

个极其重要的内在视角。上面提到他的专业出身对他的科幻史论述有所限制，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史来说。而一旦进入“文革”后的科幻史，也就是吴岩亲身经历的这40多年，他的笔下就会有极其切实具体的脉络感，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作家作品论，就成为一流的科幻批评。

以两篇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作家论为例。第一篇是收入《沉思录》的郑文光论。吴岩和郑文光有20多年的交往，这使他能够洞察贯穿后者创作生涯的矛盾和困惑，并结合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对郑文光一生的尝试和探索及其成败得失，予以清晰的梳理和中肯的评价，并多发人之所未见，如“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的冲突和平衡，郑文光的个性导致驾驭政治议题的困难，等等。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吴岩老师写道：

郑文光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应该属于那种稳定、平和，科学技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能产生伟大作用的年代。但唯其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他的伟大之处：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以不倦的探索精神，以无畏的自信和力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星球和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并可以承载他人的广阔坚实的科幻大厦。

这篇为郑文光先生七十寿辰而作的文章，既高度评价了郑文光的成就和贡献，也不讳言他所曾经步入的歧途和未能突破的局限，至今仍是郑文光身后最好的纪念。

而在未收入《沉思录》的名篇《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2006)中，吴岩充分展现了他对于科幻创作内在理路的提炼和解析能力。其实不清楚为何吴岩在自选集中未选入这一篇经典论文，或许是因为文集中的《流浪地球》等刘慈欣作品精选序言》已经包含了该文主体部分，但其实《新古典主义》一文开头和结尾很有价值。吴岩和刘慈欣年龄相仿，但由于生活工作在不同地域，以及后者比较晚才进入科幻界，所以吴岩对大刘，尤其是在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是不像对于郑

■ 评 论

## 高智能科技囚笼的“最优解”

■ 景 轮

决策。它同时出现在很多场所，它给出的方案永远是无比指摘的最优解。比Europa更强大的它是它的缔造者Adeva。Adeva虽然也是人工智能，但它走得更远，产生了自我意识，是全书中最特别、最终极的存在。

二十三世纪欧联邦人的骄傲——万能镜，是一种眼部电子设备，“通过眼球的转动，手指在空中对虚拟投影的点击、声音的骨传导及脑电波的分析，万能镜可以实现当年手机、耳机、电脑、电视、运动手环等几乎所有个人电子设备的功能。”万能镜和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是未来世界的两大亮点。但坏消息是，超级人工智能Adeva是个厌世者。它被人类所造，但对人类毫无兴趣。

科技闪光的背后，是人类文明遇到瓶颈：基础科学毫无进展，技术虚假繁荣，新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或者信息革命都没有发生。万能镜第一重含义是对众生心态的隐喻，人们戴上万能镜，会发现眼前的世界“顿时多了很多色彩”，真实世界被万能镜美化了。为什么要美化？因为二十三世纪的世界已经非常不适宜人类居住了。万能镜就像用来麻痹危机感和转移注意力的“奶嘴”。众生被苦

难和忧虑束缚，万能镜在他们眼前覆盖“滤镜”，用旖旎的柔光特效将真实世界隔绝在外，使他们习惯了美丽的虚假。

万能镜隐喻的第二重含义是信息过载。万能镜视角下，海量却冗余的信息充斥在人们视野里，传讯变得简便快捷，为万能镜佩戴者带来了极大的信息处理负担。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了不必思考和筛选、只要接受通知和安排就可以的生活。至于高智能的Europa，万能的人造神，听从系统权限设定的主人，执行命令，不论那命令背后的是大非如何残忍荒唐。它的智慧剥夺了人们自主思考判断的能力。二十三世纪，各大陆形成了统一且封闭的联邦。人们表面上只关心自己、专心为自己谋求发展，实际上各怀野心，期望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战胜所有对手，一统全球。这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有将全盘玩家都导向终结的可能。同时，万能镜和超级人工智能垄断了人们的自主判断和思考能力，超级科技公司是这两种垄断的帮凶。这个无处不在的幽灵，书中每个关于科技产品的段落都有它的影子，每一种在二十三世纪人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设备都是他们的造

物。所有阴谋和人员死亡的策划者，由此得到了自由行动的物理性和智力性双重掩护。内部与外部的双重高压阻隔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封闭和敌对是他们的选择，他们自愿放弃了更广阔、更开放的视野，切断了醒悟的可能，就这样落入万能镜和Europa的温柔罗网。

在这罗网中，他们的思考能力被柔软地剥夺了。他们不仅捂住了眼睛和耳朵，还放弃了智力上的视力和听力。这实际上是当今时代并不新奇的议题的延伸。究竟怎样才能使得我们是真正地在是使用万能镜和Europa，而不是让万能镜和Europa“利用”我们？面对危机，人群分化成极端的二元对立局面。一群人推翻另一群人，昔日世界的建造者被关押起来，被要求为自己的长寿付出自由和金钱的代价。因此，二十三世纪，最恐怖的不是万能镜的欺骗和Europa的圈养，而是群体疯狂。

披着技术乐观主义的外衣，《青年世代》传递着悲观的内核。但悲观并不是终极目的，悲观之后还会有反思，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们不能将一切交给技术，生而为人的智慧和仁慈，勇气和力量，

才是我们真正该依靠和信赖的事物。脱离了这些，不论我们为自己发明出多少新鲜玩意，我们都走不了多远，这是《青年世代》所真正传达的信息。要想探索宇宙，传递文明，并为群体和个体都创造长久幸福，生而为人的智慧与仁慈、勇气和力量，才是人类的立身之本。

《青年世代》中的人物通过不同的途径和策略，各自经历探索与挣扎，终究为人类寻求了一条避免毁灭的生路。作为男主角，丹尼·威尔斯承载许多智慧和仁慈、勇气和力量，但他并不是唯一拥有这些美好品质的人，作者对书中所有角色都一视同仁，而丹尼依靠低调隐忍的行事风格，以及对人性的洞察走到最后。文本中的其他角色，有的单纯直率，有的忍辱负重。还有人坏事做尽，却在心中留着最后的净土——亲情。“爱”仍然是他们共通的品质，是燃烧在那个黯淡世界里的灵魂之光。从群体性疯狂到找回爱、智慧和仁慈，人类救赎了自己。

《青年世代》对人群和技术的想象是悲观的。但假如人们找回了良知，希望的微光就会再次回到万物之中。不论是“黑暗森林”法则还是“抱团生存”法则，竞争不是个体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唯一存在方式，用开放的心态去接触，去建立联结、合作，也是一种生存之道。愿我们不丢失心中的篝火，不论手里的火炬是木质的、石质的，还是电子的，都不会忘记生而为人的智慧、仁慈和勇气。

羽南音，《龙骨星船》，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



《龙骨星船》大量取材于东方传统文化元素，以全新的脑洞重新阐释历史典籍中的奇异故事，直接或间接重述文化故事，创新融合“科幻”和“历史”，将历史谜团经过科幻式的解析，把已知与未知巧妙嫁接，同时也用东方式的哲学思辨和人文关怀，探索了东方科幻的全新美学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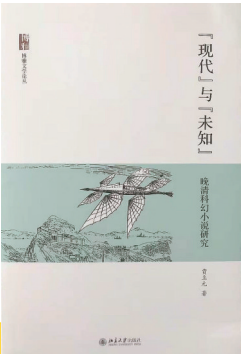
【俄】谢尔盖·卢基扬年科，《星星是冰冷的玩具》，肖楚舟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10月



不同于英美经典太空歌剧嵌套在社会制度框架下的宫廷博弈、英雄之旅等模式，《星星是冰冷的玩具》所描绘的宇宙图景是绝对的残酷黑暗。在银河委员会统治下的人类文明，日复一日走向精神退化的深渊，而被遗弃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在这部国民小说里成了拯救人类的汗马功臣。成长于苏联黄金年代又经历过动荡岁月的卢基扬年科，用孤独、壮阔又极致的俄式美学缔造这一场景。

新书推荐

贾元立,《“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本书关注晚清科幻,通过爬梳大量历史资料,试图厘清中国现代科幻文学源头。在对晚清代表性科幻作品的细致考察分析后,作者认为晚清知识精英梦想汲取新知以革新本土文化,并以本土智慧批判并超越殖民主义,这一融合中西的努力将他们引向对大同世界的描绘,而这些描绘中种种出人意表的奇异情节则揭示了他们在中、西、新与旧之间的挣扎与困境。在本书中,“科幻”不仅是文学内部的议题,也是观察时代精神的棱镜。

■ 创作谈

# 外卖骑手、黑客帝国与选择恐惧症

■ 萧星寒

网络上流传着一则骑手与系统斗智斗勇的故事。故事里说,送外卖的骑手发现,如果长期只给一家公司送外卖,他接到的单子会越来越差,路远,时间长,收入却没有增加。有时拼尽全力,也不能完成任务,还要缴纳罚款。相反,如果骑手不时地给其他公司送外卖,会被系统判定为这个人有离开的可能。为了留住这名骑手,系统会时不时地分配一些好的单子给他,让他尝到在本公司工作的甜头。

在这个故事里,悖论在于,对公司越忠诚的人,被公司压榨得越狠,简直跟受罚差不多。反倒是那些一心想要背叛的人,会受到更多的照顾。然而,在洞悉了系统的这一秘密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以不时时的“出轨”来对抗系统的压榨与控制。那么,谁会是最终的受害者呢?

外卖公司的任务管理与分配系统设计目的就是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然而,一旦系统开始运作,把公司、很多骑手和无数顾客都网罗进来之后,这系统竟然渐渐有了“生命的迹象”。为人服务的系统,开始在有意无意中“控制”所有使用者的言语和行为,这是又一个难以解释的悖论。

怎样完成系统分配的任务?如何与系统斗智斗勇?如何在系统的控制下还能活得更滋润?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当你为了零点零几秒与零点零几分而狂奔时,你就被系统给控制了。你被改变的,不只是言行,还包括思维模式。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极其常见了。

设想一下,如果技术进一步发展,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合二为一,整个地球和全体人类都囊括进这个系统之中,每一人和每一样智能设备,都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节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骰子已掷出》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大数据世界里,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控制,是连反抗都是系统事先计划好的。我立刻想到了《黑客帝国》,这个想法也是我写作本文的起点。

《黑客帝国》是我最喜欢的科幻电影。在正式写作本文之前,我还特意重看了《黑客帝国》三部曲连动动画片,以获得某种行文的灵感。《骰子已掷出》里,人物设定与《黑客帝国》基本相似,而方先生找阿宏、艾莲娜救阿宏、救世主的传说等情节也与《黑客帝国》高度相同。在此,对《黑客帝国》主创团队表示最为真诚的感谢。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骰子已掷出》肯定不是《黑客帝国》的东南亚翻版,因为故事开始之后,我修改了所有人物的命运走向。譬如艾莲娜,不再是崔尼蒂那种为了主角而献祭的角色,她可以不爱上男主角,也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还给这个故事添加了一些新的元素,譬如选择恐惧症。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选项太多,难以选择,每一个人都异常焦虑。与此同时,这些看似多样的选项,其实都是系统根据个人的喜好定向推送的,也是系统控制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谓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假象。这就更让人焦虑了。

那么,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作出选择,战胜选择恐惧症,同时用随机性来对抗系统的控制又当如何呢?就像骑手用“出轨”来对抗系统的控制一样,随机性成为我们对抗“神圣秩序”的手段呢?抑或者,所谓“对抗”本身,会不会也是系统控制的一部分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骰子已掷出。